



LUBINXUN
LUBINXUN

鲁滨逊漂流记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鲁滨逊漂流记

LUBINXUN
PIAOLIJI

统 筹：韩 晋

统筹助理：刘 霁

装帧设计：姜 嵩

装帧助理：马海云

绘画：南京漫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99-4521-7



9 787539 945217 >

定价：23.80元

·人文素养丛书·



鲁滨逊漂流记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滨逊漂流记 / (英) 笛福 (Defoe, D.) 著 ; 姜贵
珍改写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7
(人文素养丛书)
ISBN 978-7-5399-4521-7

I. ①鲁… II. ①笛… ②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近代-缩写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 第 106530 号

书 名 鲁滨逊漂流记

改 写 姜贵珍

责任编辑 胡 泊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652 × 960 1/16

字 数 202 千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21-7

定 价 23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写在前面
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首次出版于一七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。这本小说被认为是第一本用英文以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，享有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头衔。十八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卢梭曾建议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，尤其是男孩子都应该读读它。

作者丹尼尔·笛福(1660—1731)所生活的时代，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日趋稳固、工商业迅速发展，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都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。笛福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阶层，他父亲是个小油烛商。二十岁的时候，笛福也成为一个小商人，做过烟、酒等物品的贸易。
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：出身于商人之家的鲁滨逊，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平庸地过一辈子，一心向往着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海外生活，于是毅然舍弃安逸舒适的生活，私自离家出海航行，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，但每次都历尽艰险。第一次出海遇到大风暴，几乎被淹死；第二次患了热带病，又被海盗掳掠，逃生后到巴西发了大财；第三次是从巴西前往几内亚贩黑奴，航行途中风暴将船只打翻，鲁滨逊一个人被海浪抛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，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八年孤独的时光。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对他这段荒岛生活的生动记述。

除了精彩离奇的故事外，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鲁滨逊的性格。他敢于冒险，勇于追求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

活。即使流落荒岛,也绝不气馁。在岛上,他克服了最初的沮丧和绝望,面对现实,开始生活。他从搁浅的海船上取得各种生活必需品,凿洞藏身,有了立足之地后,开始驯养山羊,种植作物,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园,同时时刻不忘脱离荒岛的计划,制造了独木舟……在岛上的第二十四年,他救下和教化了一个新的同伴——星期五。尽管每样尝试都面临艰辛的工作和无数的失败,他却从未放弃,这种征服自然的蛮勇和坚忍不拔的毅力,正是早期西方殖民者创业群体的缩影,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。因此小说一出版,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。现在,在西方,“鲁滨逊”已经成为冒险家的代名词和千千万万读者心目中的英雄。
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成书依托于当时一个真实故事:1704年,苏格兰水手赛尔科克出海时因和船长发生争执,被抛弃在海中荒岛上,四年后,奇迹般的存活并被救回英国。笛福就此取材,塑造出了鲁滨逊这个充满英雄特质的形象,第一个在西方文学中将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理想化,在这个形象身上,渗透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启蒙意识。

第一章

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在英格兰的约克市。我们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上流社会的家庭。父亲的祖居是德国不来梅城，他初来英国时在赫尔城经商，发财之后又迁到约克市，并在此地娶了妻子。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，家道殷实。我出生后取名鲁滨逊·克罗伊茨内。由于英国人读“克罗伊茨内”这个德国姓，发音会走样，结果大家就叫我们“克罗索”，以至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了。

我有两个哥哥。大哥曾任职驻佛兰德斯的英国步兵团中校，在敦刻尔克与西班牙人作战时不幸阵亡。至于二哥的下落，我至今一无所知。

我父亲头脑聪明，遇事持重。他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。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，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，一心一意想要我将来学法律。但我从幼年时期，脑海中就充满了长大后要出洋远游的梦想。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大哥阵亡，二哥下落不明，父母对我也舍不得棍棒相逼，除了苦苦劝说，别无他法。

到了十八岁时，我还是一心只想航海。父亲以他的睿智，预见到我的意想天开必然会带来不幸，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。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，又对我进行了正式而恳切的规劝。他问我为什么要放弃清晰可见的未来，非要远离家人和故土。他分析道：在故乡，凭借我们的出身及人际圈子，再

通过自己的勤奋上进，成为一个有身份，有地位的中产阶层，指日可待。他还说，依他的人生阅历看，身处中产阶层最为幸福，既不必像体力劳动阶层那样备尝艰辛，也不必像上层人物那样攀比倾轧而钩心斗角。这是世上最为稳定平和的阶层，很多人渴望过上这种生活。从古至今，越有智慧的人越赞同这是较为幸福的人生境遇，并祈祷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分子。

他还说，上层和底层两个阶级的人们，往往会遭遇灾难，而中等阶层就比较易于免除那种困境。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遭际大起大落，变幻莫测的命运。因为我们既不像富人那样被挥霍无度的生活掏空身心，也不会像穷人一样为衣食三餐劳苦憔悴。至于美德和趣味，更是只有中等阶层才有福享受。因为被平静和富裕的生活围绕的中产阶层，才会拥有中庸、节制的情操，才能享受宁静、健康、友爱和各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。

他十分恳切地叫我别孩子气，自投苦海。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冒险计划，将来深陷困境，只能责怪自己过于固执。作为父亲，他已经从各种层面，指出我的错误，并努力给我最好的忠告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我听从他的劝告，他保证我以后会顺顺当当地过上幸福生活。最后，他还拿我大哥举例，说我大哥从军之前，他也竭力规劝，并阻止大哥到佛兰德斯参战，但血气方刚的大哥不停规劝，一意孤行，最终年纪轻轻丧命战场。而我如果也学大哥那样固执，他虽然会持续为我祈祷，却相信上帝最终肯定会抛弃我，当我走投无路之时，再回想这些规劝，也已经于事无补。他讲出这些话来，一定十分伤心，尤其提到我亡故的大哥时，已然老泪纵横，当预言我将来肯定会后悔自己的固执时，更是哽咽得说不下去。

父亲的话令我深受感动，谁能不为父亲这样的爱心所动呢？我决定听从规劝，打消离家冒险的念头，安心在家发展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我的冲动的灵魂又让我把这一决定抛之脑后。几个星期之后，我已经决定悄悄离家，免得父亲再唠叨我。我趁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，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她。说我一心只想到海外见见世面，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激起我的兴趣。我父亲最好是干脆答应我，以免我不得不不辞而别。我说我已经年满十八岁，不管去当学徒，还是去做律师助理，都为时已晚，而且我即便去做那类事，也会不等满师就跑出去闯荡。我请母亲帮我向父亲求情，准许我出海闯荡。等我出去一次之后，说不定对这类事就没兴趣了。到那时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，补回浪荡掉的光阴。

我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母亲，她说不用试也知道和父亲谈这个话题的结果，这个选择对我来讲毫无前途，父亲决不会答应我自选绝路。她真是万分惊讶，在父亲那样关切深入的谈话之后，我居然还要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她伤心地说，如果我自选绝路，她和父亲也没有办法，但我也别奢望他们会答应这种事，而她也决不会在这种事上帮助我。我事后想起，可以说虽然父亲不同意我的选择，母亲却答应了。

我只好请求母亲，把我的决定转告父亲就好，她仍然拒绝了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她把我们的对话原原本本都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听完，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孩子不听劝告，决意要离开幸福的家庭，出去闯荡，依他的性格，说不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倒霉的家伙，我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？”

我最终离家出海，已是一年之后，在那一年里，家里多次建议我出去做事，我都充耳不闻，并不断纠缠父母，埋怨他们

阻挠我的志向。有一天，我去赫尔城办事，到了之后，恰逢一位朋友正准备坐他父亲的船前往伦敦，他使出招募廉价水手的惯用伎俩，表示可以免费让我随船去伦敦。其实我并没有逃走的念头，却禁不住他的诱惑，就在未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上了船。事后想来，我既未得到父母允许，甚至连消息也不给他们，也没求得父亲的祝福和上帝的护佑，对于将要到来的处境和后果，毫无概念。

我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那倒霉的日子里，登船出海，也因此，我的不幸遭遇比古往今来任何冒险家都来得更早，持续得更久。

我们的船刚一开出恒比尔河河口，就遇着了恐怖的风浪，而我又从未坐过船，因为晕船难受得无法言表，心头充满恐惧。我开始自我检讨，认为自己自私自利，背家外逃，是上帝罚我，我罪有应得。在一片昏暗中，我脑中不断浮现出父亲满脸泪痕的样子和母亲苦苦哀求的话语，想到他们的劝诫，我更加良心不安，自责自己背弃了对上帝、对父亲的责任。

有一段时间，风暴更加猛烈，海上波涛连天，对于我这个初次出海的人来讲，实在是过于惊心动魄。尽管与日后我遭遇的更多风暴相比，这次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但那时，我只觉得每一个浪头涌起时，我随时都会被吞没，每一次船陷入浪谷，我都以为它再也不会浮出水面。在这种惊恐之下，我暗暗对上帝发誓，假如他大发慈悲，令我侥幸脱逃，重新踏上陆地，我一定乖乖回去守在父亲身旁，此生再不出海。我将对父亲言听计从，再不自找麻烦。我觉得父亲对于社会阶层的分析，正确得无与伦比，而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证，他一生优裕自得，海上的风暴，陆上的辛劳，统统与他无缘。我决定浪子回

头，听从父亲，以尽孝心。

这些理智明白的念头，伴随着暴风雨，在我心头盘桓，一直到风暴结束。可到了第二天，一望无际的大海波平浪静，好似从来没有过阴影，我也逐渐开始习惯海上生活，尽管因为晕船而不大提得起劲儿。等到傍晚时分，天气逐渐晴朗，风也完全停住，一个美丽的海上黄昏呈现在我的面前。太阳朗朗地落下去，第二天，又冉冉升起来，阳光洒落在平静辽阔的海面上，实在是我平生所未见的美景。

由于前一天晚上睡得很香，我又渐渐摆脱了晕船的感觉，心情逐渐开朗，而看着昨天还暴烈怒叫的大海，此刻竟然这样宁静美丽，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，大概怕我在风暴时的理智还在，就走来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嗨，伙计，还好吗？昨天的小风是不是吓到你了？”我惊讶道：“那种大风你居然说小？太可怕了！”他回答我：“傻子，你叫那为大风？那算什么呀。我们船大坚固，这点小风奈何不了人。不过你初次出海，难免受惊吓，来，兄弟，我们去喝酒，然后把这件事忘掉。你看今天这天气多好！”然后我们就像所有的老水手那样，调好酒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，而随着这令人伤心的糊涂行为，我也把对自己冒失行为的悔恨、自责和对未来的决心全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从那以后，大海一旦风平浪静，我那纷扰的心绪，以及对葬身风浪的恐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那冒险的欲望就更加高涨。那些危急时的誓言与许诺，全被抛之海底。虽然它们偶尔还来光顾我的头脑，可我每次都能靠狂饮烂醉，摆脱那些纠缠我良心的念头。就这样，我一步步走向我注定要遭遇的，为惩罚我的不知悔改而更加巨大的灾难，而这次，即便最有经验的水手也要对之失色，我却全属自作

自受。

到第六日，我们行船到雅木斯海口，那里已经离伦敦不远，自从经历风暴之后，我们的船都在逆风行驶，所以只走了短短一段路程。于是我们干脆在此地抛锚，等风转向。而此后的七八天里，风还是继续从西南方逆向刮来，这时，因这海口是往来伦敦必经之地，许多从新堡方向开来的船只也陆续驶入海口等待顺风，以便转入泰晤士河。如果不是逆向风太大，我们本不应在此过多停留，而应该乘着涨潮驶入河口。但因为此地素称良港，我们又自恃落锚地选得甚好，船上又一切停当，所以停了四五日后，尽管风势越发凶狠，水手们还是无忧无虑的休闲玩乐。不料到了第八日一早，风力更剧，大家只好一起动手，把船上中桅放下，一切东西绑牢。到了中午，大海开始掀起巨浪，浪头直灌到船头来，有两次我们都以为船已脱锚，于是船长命令把备用大锚也沉入海中，并把锚索放至极限，任凭两只锚牵着船在海中颠簸。

这时，风浪已经大到连老水手也开始惊恐的程度，只有船长还勉力自持，竭力保障全船的安全，但他进入舱室经过我身旁时，我分明听到他在低声自语：“上帝啊，保佑我们吧，我们就要被毁灭了！”开始，我只能呆呆躺在船尾的舱房里，心中惊惧无法描述。一开始我并没有再自我忏悔，因为我已经硬下心肠，认为即使再有一次风浪，我们面临的困境也一定可以过去，可是当船长低声祈祷说我们即将被毁灭时，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。我马上扑出舱房，外面真是我生平所仅见的险恶场景。那些高得像大山一样的海浪，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兜头扑来，而我们四周已经惨不忍睹，不远处的两艘船因为装载货物过重，桅杆都已被折断。忽然我听到船上一声惊叫，原来

一艘停泊在一英里之外的船只，已经沉没，另有两只脱了锚的船，船上一根桅杆也没了，正随海浪疯狂的冲出口。反倒是那些轻便的小船情况稍好，在水面上看起来比大船平稳，但也有两三只正挂着角帆，被风扯着从我们船侧飞速漂向大海深处。

勉强坚持到黄昏，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长砍掉前桅，开始船长不肯答应，后来水手长强调说如果不砍前桅，船一定会很快下沉，船长只好答应。而他们刚刚砍掉前桅，剩下的孤零零的主桅杆就剧烈晃动起来，反倒令船更加颠簸，大家只好把主桅也砍掉，这样我们就只剩一条甲板空荡荡的悲惨的船了。

作为一个新手，此前遇见那么点风浪，我已经吓得面无人色，现在这等境况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而我对于自己自我放任所产生的负罪感，远比对死亡的恐慌还大十倍，再加上周围一片地狱景象，我简直吓得发昏。更麻烦的是风暴越刮越烈，水手们个个如临大敌，尽管我们的船确实不错，但本来就已超载，船身吃水很深，在海浪的撞击颠簸中，水手们连连叫嚷船要沉了，我当时犹不明白“沉船”所代表的含义，所以算是免除了又一层惊吓。后来风暴渐渐肆虐到无法抗拒，我忽然发现包括船长、大副、水手长和一些有经验的水手都在不断祈祷，他们此刻已经觉得船随时会倾覆海底。这样熬到半夜，大家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，不料突然有人从舱底爬上来，大喊船已漏水，不一会儿，又一个人跑上来说，船底水已积了至少四英尺深。于是大家急忙赶去抽水。而我呢，一听这话，心脏瞬间停止跳动，不由身子往后一仰，晕了过去。立刻有人把我弄醒，说我此前什么事都做不了，这时大概只能去帮忙抽水。我只好强提精神，走向抽水机，卖力地开始干活。正干得起劲，

有几只小煤船被风暴裹向海中,和我们的船擦身而过,船长只好鸣枪示警,我对于鸣枪的含义一无所知,还以为已经船裂解体,顿时吓得又晕了过去。当时情况危急,有人把我一脚踢开,继续抽水,任由我死人一样躺在那里。过了好久,我才苏醒过来。

大家拼命抽水,但船底的积水还是越来越深了,船渐渐吃水更深,此时风暴已经比刚才小了很多,但很明显我们也已经不可能把船驶入任何一个港口。于是船长继续鸣枪求援。后来,前面一艘轻便船放下一只小艇,冒险来救我们。小艇到了船边,我们却无法上去,而小艇也无法靠得更近。小艇上的人拼命划动船桨试图接近我们,最后我们把一根连着浮筒的绳子掷入海中,尽量放到尽头,他们费劲力气,才在风浪中勉强捞到了它。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拖到船尾,这样才陆续登上小艇。然而到了这时,我们和艇上的水手都已经没办法再追上他们的大船,大家只好随波逐流,任小艇在海中漂荡,希望能够尽早靠岸。我们船长还许诺,如果在靠岸过程中小艇被撞碎的话,他一定照价赔偿。就这样,我们被风浪推送着,半漂流半主动地,逐渐靠近了温德顿海岬。

脱离大船差不多一刻钟后,大船就在我们面前沉了下去。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,我才深刻地明白了“沉”是怎么回事。说实话,我根本没勇气去看这么大一艘船下沉,当水手要我弃船逃生时,我几乎是被水手们架上小艇的,由于被再也没有未来的恐惧所笼罩,我几乎成了被吓成废物的死人。

在凶险的浪中,我们拼命向岸边划去,每次浪峰托起小船,我们都看得到远处的海岸线,而且可以看到不少人沿着海岸奔跑,试图等我们一靠岸就来帮助我们。但一只小艇在风

浪中想要顺利靠岸，实在不是易事，直到过了温德顿灯塔，风势在那里因海岸线向西凹陷一湾而减小了，我们才可以顺利登岸。上岸后我们徒步到雅木斯，当地居民对我们这些遭遇不幸的家伙关怀备至，镇上的管理者为我们安排了住处，一些富商和船主还为我们筹措资金，足够我们回到伦敦或者赫尔。

假使我聪明的话，此刻就应该立刻启程，回到赫尔，回到家人身边，继续过优裕的生活。我的父亲一定会像《圣经》中描写的那样，宰杀小牛，庆祝我归来。他事后很久才得知我在海上失事的消息，又在更久之后，才知道我还活着。可命运却推着我走向不可抗拒的前途，我的执迷不悟最终战胜了理智的声音，尽管那声音一再叫喊我早该回去，我还是没有听从。我认为一切都是天意，命运的神秘之手推着我走上绝境，而不是醒悟转向。而我则在这样的命运中越沉越深，连刚刚遭遇的两次凶险，也很快置之脑后，反倒是那位怂恿我出海的船长的儿子，被彻底吓破了胆子，我们在雅木斯住到第三天，他才第一次找我说话，因为我们在镇上分开居住。

他这次整个人似乎都变了，在和我聊天时不时摇头叹气，一派沮丧。他先问我感觉怎样，又把我介绍给他父亲，并说这次是我初次出海，为以后出远海做准备。他父亲严厉而关切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不应该再次出海，这次在海上可以验证，你根本当不了水手。”“那你也再不出海了吗？先生？”我问他。“那是另一回事，航海是我的工作，而你，上帝有意在你初次航行时让你吃尽苦头，只想让你知道，再执迷不悟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也许我们这次灾难就是你带来的，就像《圣经》中约拿

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^①。现在我要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出海？”我只好向他坦诚了一切，想不到他听完之后，大发雷霆：“居然让你这个倒霉家伙混上了我的船！以后你就是给我一千英镑，我也永远不会愿意跟你出现在同一条船上！”我能体谅他新蒙损失，发泄怒气，但是我觉得他根本无权这样冲我发火。可过了一会，他又力图说服我回家去，不要再自寻死路，他说上帝明显站在另一面，并说：“孩子，回家去吧，你父亲的话已经被验证了，以后不管你走到任何地方，你将遭遇的都只会是灾难和失望。”

我却把他的忠告当成耳旁风，跟他分手之后，我此生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也不知他最终命运如何。而回归时，我身边还有一些钱，就从陆上回到了伦敦。一路上我都心情复杂、矛盾，到底是回家去，还是继续航海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横在我的面前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

而一想到回家，我就充满羞愧感，我能够想象，大家将会如何嘲讽我，而我也确实没有脸面去见父母以及其他任何人。后来我常常回想，认为人都有这种自我矛盾的脾气，尤其是年轻的时候，在许多事情上，一定要对抗理智，不仅不以自己的罪行为耻，反倒以回归正道为耻，不以自己的愚蠢为耻，反倒以自我纠正为耻。实际上人永远需要不断自我修正，才能逐渐变成明智的人。

就这样，我在伦敦昏昏度日，无法决断下一步到底该干什么，但一想到回家，我就觉得万分抵触。这样拖了一阵，海上

^① 据《旧约全书·约拿书》第一章一至七节，耶和华要约拿去尼尼微城，他却上了去他施的船逃走，于是耶和华使海风大作，船濒于沉没。船上的人通过抽签，发现这场灾难是约拿背弃耶稣引来的。

苦难的经历渐渐从我的脑中褪色了,那仅有的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之被我抛弃,我又开始准备出海冒险了。

当初那种促使我离开父亲的神秘力量,如今怂恿我做起了发财梦。我鬼迷心窍,对所有规劝和良言充耳不闻,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,疯了一样迷恋最危险的冒险,最后,我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的船,就像老水手们常说的那样,要到几内亚走一趟^①。

在我上一次的海上冒险生涯中,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不能成为一个水手,如果成为水手,尽管需要从事艰苦的工作,至少我能够学习一些普通的技能,将来即使不能升做船长,也可以至少做个大副。但我真是个最为倒霉的人,每次都不可避免的沦入最糟糕的境地,这次当然也不例外。那时我刚好还有一些钱,穿得又讲究,所以登船之后,我总是一副绅士的派头,什么事都不伸手,自然也什么事都没学会。

我仅有的一点好运气是,我在伦敦碰到了好人。对于我这种到处浪荡的年轻人来说,这种事的发生实在可称罕见,因为魔鬼总是对这种人设下无数陷阱,一有机会就诱惑他。这次我却走了好运,我很顺利就结识到一个准备去几内亚的船长,他在那里的生意非常成功,所以决定再去。大概因为当时我谈吐还算得体,所以他对我颇感兴趣,当他得知我一心想去见见世面,就很高兴地邀请我和他同去。他决定不收我任何旅费,并且邀请我作为朋友,和他一起就餐。他在餐桌上对我说,如果我愿意带一点货物到岸贸易,他也乐意提供一切方

^① 几内亚:此处指西非的几内亚湾一带,这里的海岸线约占西非全海岸线长度之半。